

那些朋友，那些书  
——忆巴金

李树德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那些朋友，那些书

——忆巴金

李树德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那些朋友, 那些书: 忆巴金 / 李树德著. — 成都:  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1  
ISBN 978-7-5411-4981-8

I. ①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巴金 ( 1904-2005 ) —  
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240201号

NAXIE PENGYOU, NAXIE SHU——YI BAJIN  
那些朋友, 那些书——忆巴金

李树德 著

策 划 周立民 陈 武  
责任编辑 封 龙 燕啸波  
责任校对 汪 平  
装帧设计 孙豫苏  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)

网 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

电 话 028-86259285 ( 发行部 ) 028-86259303 ( 编辑部 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30mm × 205mm 1/32

印 张 7.25 字 数 130 千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81-8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## 目 录

### 上 篇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与索非·····          | 003 |
| 对巴金人格发展有很大帮助的人····· | 009 |
| ——记巴金与卫惠林的友谊        |     |
| 被巴金称为“耶稣”的叶非英·····  | 019 |
| 巴金与吴克刚·····         | 030 |
| 巴金与陈范予·····         | 048 |
| 巴金与缪崇群·····         | 060 |
| 巴金与乡土文学作家王鲁彦·····   | 076 |
| 两个理想主义者的友谊·····     | 089 |
| ——巴金与卢剑波            |     |
| 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友谊·····     | 104 |
| ——巴金与朱洗             |     |
| 道义之交的典范·····        | 118 |
| ——巴金与陆蠡        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两星交辉更璀璨····· | 127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巴金与胡愈之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和他的“小老弟”单复····· | 135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真水无香····· | 140 |
|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巴金与文学青年苏阿芒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与小说《灭亡》有关的三个人····· | 152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下 篇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也谈巴金《点滴》的版本····· | 165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《海行杂记》桂林版本····· | 168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春天里的秋天》的“东南版”····· | 171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译作《秋天里的春天》版本谈····· | 175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的抗争：《萌芽》——《煤》——《雪》····· | 179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汉英对照《巴金短篇小说选》····· | 183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自称不是“创作”的《利娜》····· | 187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本可爱的小书····· | 190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关于《翻译小文库》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编《羽书》的两则趣闻····· | 199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巴金全集》中的两个错误····· | 204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金小说的修辞美····· | 207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以《春天里的秋天》中的明喻为例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后 记····· | 221 |
|----------|-----|

上 篇



## 巴金与索非

1927年2月，在寒冷的法国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，住着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青年李尧棠。他每天照例去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，晚上到学校去补习法文。其他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里，夜里听着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而悲哀的钟声。他远离故乡，远离亲人，远离那些与他有着同样“安那其主义”信仰的同志们，来到异国他乡。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寂寞，同时心底燃烧着理想和激情。为了安慰自己孤独的心，发泄胸中的苦闷和压抑，就在练习簿上写一些类似小说的东西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一部名为《灭亡》的小说诞生了。

八月初，他把《灭亡》的全稿整理好并抄写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上，加上自序和题词“献给我的哥哥”，寄给了正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，并且第一次使用“巴金”作为笔名。他原想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

《近代戏剧论》的稿费来自费印行此书。索非收到《灭亡》书稿后，并未按照巴金的计划去为他自费排印，而是把它交给了正在为《小说月报》做编辑的叶圣陶。叶圣陶一见此稿，便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，《小说月报》是一份历史悠久、行销广泛、影响巨大的文学刊物。《灭亡》的发表引起轰动，巴金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。巴金后来说，如果没有《灭亡》的发表，他恐怕也不会走上文学之路。

索非这名字初听起来有点西洋味，但这确是他的真名，他本姓周。与一般人不同，他对自己祖宗传下来的姓，一点也不在乎。当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他就把祖姓“周”置之一旁，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“鞠躬”。他说：“我们这家人，都不必沿用祖姓了，为的是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为我们这个民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现在知道索非的人恐怕不多了，一些现代文学辞典，大多没有收录他的生平事迹。

巴金是通过胡愈之的介绍认识索非的，此前他们虽有接触，但没有晤面。索非生于1899年，比巴金大五岁，安徽绩溪人。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，任无政府主义刊物《微明》半月刊主编。1925年他与真恒、健民、芾甘、惠林、一波、剑波、抱朴等人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“民众社”，出版《民众》半月刊，标榜民众的学术、民众的教育，“站在民众中间”，内容都是宣传

无政府主义的。他还曾在北京《国风日报》任副刊编辑。1927年到上海，他是开明书店早期员工，主要负责印刷、出版、发行诸事，后来成为开明书店的高级职员。

1928年12月，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，与索非第一次见面。当时，巴金还没有找到住处，索非就邀请巴金暂时住在宝山路鸿兴坊75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会所。索非除了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外，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。巴金住进来后，就协助索非搞世界语宣传，编辑学会会刊《绿光》。索非还介绍巴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，并担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师。后来，巴金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、常务理事，任期到1932年。不久，巴金迁居宝山路宝光里14号，与索非住在同一栋小楼里。索非结婚后，住在楼上，巴金单身住在楼下。

巴金每天过着看书、写作的生活。他不喜欢交际，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。许多报刊编辑常常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。巴金常将写好的稿件交给索非，请他带去交给别的编辑朋友。巴金写作常常通宵达旦，至天亮才搁笔去睡觉。索非则在清晨上班前，到巴金屋里的桌子上把刚写完的稿件带走。巴金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月下旬离开，一共住了三年。在这里他创作了《家》《雾》《新生》（第一稿），翻译了《秋天里的春天》等作品。

巴金尊敬、信赖索非，索非也很欣赏巴金的创作才能，喜爱巴金的作品，多次协助出版巴金的作品。通过

索非，巴金还结识了许多当时在上海的文化名人。在宝光里索非家里，巴金结识了翻译家马宗融，后来又见到马的未婚妻罗世弥（罗淑），并与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。巴金不认识施蛰存，投给《现代》的稿子，就是通过索非转交的，在《现代》的创刊号上，刊出了巴金的小说《海底梦》。当巴金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《我的自传》后，是托索非请丰子恺先生题写的书名。1929年巴金从世界语转译了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《骷髅的跳舞》（包括《国境之夜》《骷髅的跳舞》和《首陀罗人的喷泉》三个剧本），就是由索非推荐，于1930年3月在开明书店出版的；另外，巴金翻译的阿·托尔斯泰的《丹东之死》以及《巴金短篇小说》第一集和第二集，也都是由索非介绍，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。由于索非的关系，巴金也和开明书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他称赞开明书店“有两点我非常欣赏”：一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；二是勤勤恳恳认真出书。所以巴金一直把开明书店看作忠实的朋友。

索非的精明能干被国民党派往台湾分管教育的范寿康看中了。1946年的一天，范寿康来到索非家里，劝说索非去做他在台北书店的负责人。于是，索非告别了他曾眷恋、生活过的上海，告别了巴金等友人，赴台湾寻求发展。他先后在台北开明书店、台湾书店工作，后又开办友信书房。索非去了台湾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

巴金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。索非于1988年11月9日病逝于台湾，享年八十九岁。

对友人索非的帮助，巴金始终念念不忘。他们的友谊，在索非子女的身上得以延续。索非的儿子鞠躬，是1929年出生的，当时索非刚好在上班，是巴金把鞠躬的母亲（姚鞠馨）及时送往医院，母子才得以平安。20世纪80年代，叶永烈先生编《中国科学小品选》（三卷本）时，收入了索非的文章，并通过他在上海的女儿让他的儿子鞠躬写了一篇《我的父亲索非》的文章，收入书中。巴金得知此事，为《我的父亲索非》一文题字，使《中国科学小品选》增色不少。鞠躬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、博导，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。2003年巴金百岁（虚岁）诞辰，鞠躬发去贺信，信里专门提到此事，表示感谢。索非还有一个女儿叫沉沦，原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，她常去看望巴金，在巴金住院期间，她还做了可口的饭菜送到巴金的病房。她于1994年患病去世。1992年3月16日，巴金在致世界语诗人石成泰的信中，再次提到索非，并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的介绍。

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索非在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做过很大的贡献。他曾经说过“要学医才能救国”。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，他坚持自习医学，还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平民百姓医治一些常见病。为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，他大力普及医学知识，并且身体力行，将深奥的专业医

学知识写成通俗易懂的故事，先后结集出版了《人体科学谈屑》《孩子们的灾难》《人与虫的搏斗》等读物，另外他还出版过散文集《龙套集》等。就这些成就而言，索非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散文家和科普作家。

## 对巴金人格发展有很大帮助的人

### ——记巴金与卫惠林的友谊

1992年6月26日，与巴金先生相交近七十年的老朋友卫惠林先生，在泉州因病去世，享年九十二岁。巴金发去唁电，里面有一句表达自己对老朋友感激的话，也是令千万读者为之感动的话：他“对我的思想的发展与人格的成长都有帮助”。

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位对巴金人格发展有很大帮助的卫惠林先生，长期以来鲜为人知，偶尔在有关巴金的著作或文章中被提及，也多以巴金“山西朋友”代之，而隐其名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，尤其对巴金研究的深入，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人物。

卫惠林，名安仁，字惠林，后以字行，故很少提及他的本名。1900年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阳城一个书香门第。卫氏在阳城可以称得上名门望族。卫惠林自幼聪

明伶俐，用功好学。因家学渊源，又受父兄的耳濡目染，学业进步很快。在他父亲去世时，年仅十一岁的卫惠林，就已经能下笔成文，挥洒千言了。

青年时代的卫惠林曾两度出国留学。第一次是1919年东渡日本，先后在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和早稻田大学文科社会哲学部，共修业五年，1924年学成而归，寓居上海，开始从事翻译和写作。

巴金1925年与卫惠林在上海相识，这一年巴金北上，报考北京大学，但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，他没有参加考试，就回到上海就诊，在养病期间，认识了卫惠林。他们一见如故，成为终生要好的朋友。卫惠林长巴金四岁，他为人热情直爽，乐于助人，且精通日语。他像个老大哥一样对巴金关怀呵护。后来巴金索性搬到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（即今黄陂南路149弄），与卫惠林同住。他与卫惠林、毛一波同住在二楼，巴金的另一个朋友，也是他四川老乡的卢剑波和夫人邓天裔住在楼下。在这期间，他向卫惠林学习日语。卫惠林的周围有一批包括巴金在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，卫惠林与这些朋友们一起组织了社会团体——民众社，创办了《民众》半月刊，探索中国的自由平等之路。

1926年秋，卫惠林怀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望，决定到法国去留学，直接学习他们的知识，考察他们的

社会。他问巴金是否愿意与他同行，巴金当然非常愿意。在巴金的一再坚持下，他大哥李尧枚在成都老家，从变卖田产巴金应得的2000元中，取出800寄到上海，作为他留学的费用。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支持他留学，因为有卫惠林同行很是放心，并嘱咐巴金：“惠林兄年长，经验足，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。”（现代文学资料馆馆藏书信）

1927年1月15日早晨，上海的天气阴冷阴冷的，朔风彻骨，滴水成冰，黄浦江的轮船码头，开来一辆出租汽车，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。其中两个是准备上船的留学生，另外两人是来送行的朋友。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“昂热号”的高个子就是卫惠林，胖胖的圆脸上，透着热情和直爽。另一位瘦小的青年，就是巴金。经过三十六天的海上生活，他们终于到达巴黎。我们可以设想，如果没有卫惠林相约，巴金可能就不会去法国，那么巴金的人生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。

2月18日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土地。迎接他们的是已经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吴克刚（即吴养浩，笔名君毅，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），他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住处。

他们同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个旅馆里，三个人各住一个小房间。巴金与卫惠林、吴克刚虽在异国他乡，但他们深切地关注着国内，特别是上海的形势。在这期间，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，北伐军进入上海。国内政治风云和时局的变化，牵动着他们的心。他们有时

对理论问题或时局的看法不同，就争论，或写文章辩论。他们在经过反复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后，合作撰写了《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》一书，后来寄给国内的《民钟》月刊。巴金分工撰写第二章，他认为：“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，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，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。”明确表示：“在某一个事业上，如打倒军阀，打倒帝国主义者等，我们是不反对的。”卫惠林负责撰写第一章，他主张投入到北伐革命运动中去，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；吴克刚撰写第三章，指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，既可以与国民党保持独立，参与国内的革命运动，使运动转入平民化或无政府主义化，也可以加入国民党。《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》这年4月由上海民钟社出版，1930年被国民党以“煽动军队”罪名勒令查禁。

实际上，巴金在法国并没有正式进入什么大学学习，只是读书、翻译、创作、编刊和养病，完成了奠定他文学之路的《灭亡》。1928年10月他启程回国。而卫惠林继续他的学业。卫惠林读书非常用功，他先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，1929年又先后考取了巴黎人类学院和法兰西书院的研究生。他研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，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。他在苦读中怀念故土和亲人，又受了巴金写小说的影响，他也像巴金一样，在课余时间写成了自传